

退庵隨筆

正一
冊五

退菴隨筆卷十

福州梁章鉅
蔭林編

家禮二

古人未葬不釋服今大清律禮律喪葬條云職官庶民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其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按此律文雖明而引用者甚少晉書慕容儁載記魏晉之制祖父未殯葬不聽服官五代史周太祖廣順二年詔内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有父母祖父母未葬其主家之長不得

通鑑卷一
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今或援斯例疏請於朝
著爲令甲凡服除而未經封葬者生童不准應試仕宦不
准補官則人自當速葬或可稍挽頽風歟

趙甌北曰南史兗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不葬親
而入仕爲清議所鄙唐書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
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宋史吳充奏士大夫親沒或藁殯
數十年宜限期使葬著爲令劉曷傳曷與弟煥皆侍從而
親喪未葬坐奪職王子韶傳御史張商英劾子韶不葬父
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乃貶知高郵縣又道山清話孫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父死不葬罷可見前代此禁甚嚴不知何時乃變成寬典耳

伊川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曷謂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惟五患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而已

司馬溫公曰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相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

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

孟瓶菴師云卜日之說自古有之然拘忌過多啓攢無日
停柩於家火災疊警權厝郊外風雨飄搖凡爲子孫何心
求福且星卜之家吉神百有二十凶神倍之動輒窒碍不
知古者葬期三月五月皆有定時曾有定時於數年之外
者乎卽如俗云子午向十年方利則是死者葬期必俟十
年有是理乎

孟瓶菴師著有勸葬書名曰誠是錄自序云余病夫不葬
其親者惑於堪輿家言然猶未知其禍之烈也營葬西郊
見停柩者纍纍相望爲若佃者利也夫墓非田安得佃佃

其最無良者也甲午戊戌二年冬城南災親識家棺多毀者近聞遠鄉又皆火葬矣夫一親柩也而天災之人禍之其子若孫又從而殘毀之於是乎不暇與言葬禮而但冀其掩之也孟子曰掩之誠是也錄自唐以來諸家言以悚惕之庶無疑乎其掩之也按此錄祇一卷而詳盡痛切足以動人余嘗爲梓行以希家喻而戶曉也

司馬溫公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壙中將葬大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

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錢不用吾言吾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深淺廣狹道路之所從出皆取便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大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參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

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錢文敏

維城

曰天之禍福不猶君之賞罰乎鬼神之鑒察

不猶官吏之詳議乎今使有一彈章曰某立身無玷居官有績然門徑向凶方營建犯凶日罪當謫罰所司允乎駁乎又使有一薦牘曰某立身多瑕居官無狀然門徑得吉方營建值吉日功當遷擢所司又允乎駁乎官吏所必駁而謂鬼神允之乎故陽宅之說余終不謂然也此譬至明以詰形家亦無可置辨劉文正公

統勳

曰卜地見書卜日

見禮苟無吉凶聖人何卜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斯則持

平之論耳

吾鄉卜葬擇日者以山向爲準有一年利東西一年利南北之說漳泉合葬之日尤難有遲至數年始一遇者惟奇門之術以時憲書與協紀辨方參合用之隨時隨月皆有吉日余於嘉慶辛未爲先考資政公及先妣王太夫人合葬越二十四年又爲亡室鄭夫人耐葬卜日皆用奇門術與山向不合族人頗以爲疑然兩次皆值苦雨兼旬道路泥濘之後屆日天忽放晴回虞之際風日晴美塗潦悉乾襄事者大悅則不得謂非吉日良時也

檀弓卒哭曰成事謂居喪至葬事乃成耳古者卒哭在既葬三虞之後無有未葬而先行卒哭者政和禮乃以百日爲卒哭之期蓋緣後世葬無定期故遷就爲之夫親之體魄未有所歸人子之心豈能一日稍釋卽此變禮當益怵然於葬之不可遲耳

朱子答程正思曰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如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又云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今人動云爲先人事有不得不訟不得不遷之勢曷亦三

復斯語哉

元無極子洞天祕錄云凡擇地葬親者既得吉地貴乘初
喪急葬接續生氣以人之懷胎十月成胎故人之告殂亦
十月髓竭死者陽元已升於天葬得吉地反天氣以入地
中如入爐冶魂魄復聚須及其骨液未竭乃可與地脈通
流如接木須剪新枝若經宿氣泄豈能活耶葬法七日內
最佳七七猶可斷不可過十月若更遲一年三載雖有吉
壤從何接氣必待葬下久遠枯者漸滋而後徐徐蔭應耳
若曾於凶地葬過改遷吉穴前之敗泄精魄散盡矣直俟

惡氣全消吉氣乃入庸以歲月計哉今人緩葬亦有數端
其賢者不忍其親難於急葬不賢者又置葬親於度外或
停棺在堂權厝別地暴露多年真同棄屍又庸師瞽術拘
忌山向一家百口年命衝刑此吉彼凶終無葬日試觀古
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踰月豈能忍
其親者亦何嘗有山命年月之紛紛如後世者耶

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
數者除喪則已此聖人制禮責人主喪者當急於送往不
容停殯也曰主喪者不目其爲何人凡爲喪主者皆是旣

送未降參 卷一
主其喪則必爲之亟於營葬曰其餘則自主喪而外有服者皆是曰以麻終月數者謂未葬無卒哭受服之節也曰除喪則已者謂屆除喪之期則除之及葬仍服其服也此禮廢而後世之停柩不葬者乃多矣

古人既葬有反哭之禮今人不講久矣今人葬畢賓易服拜於墓主人亦易墨衣禮畢奉主而歸賓迎於郊入門升堂主人俯伏不哭賓皆以吉衣拜主前夫古人以反哭之弔爲哀之至而今人乃以爲賀此其於禮也何居然揆其故則古今稍有不同者孟瓶菴師云古者士踰月而葬是

未及今之七七也大夫三月而葬是未及今之百日也葬期近故衰麻不脫於身哭泣不絕於口今鄉俗之葬斷無在三月五月之內遲或數十年或數年近亦三年或期年朱子云今人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則在宋時已不能行古禮習俗相沿奉主到家之日遂不復以衰麻從事矣又古必三虞成事始以吉祭易喪祭此禮亦久廢不行今惟存虞祭之禮在親友以成墳爲喪事之終在主人當以反亡爲哀痛之至存其實而稍變其文可也若欲使世人盡行反哭之弔恐習俗一時難以驟更耳

朱子家禮載劉氏璋之論云初喪之日求木爲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亦未能堅完或值暑月尸難久留古者國君卽位而爲棨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爲壽器者此猶行古之道非豫凶事也其木油杉及柏爲上毋使高大以爲觀美棺內外皆用布裹漆務令堅實余嘗見前人葬墓掩壙之後卽以松脂鎔化灌於棺外其厚尺餘後爲人侵掘松脂歲久凝結愈堅斧斤不能加遂免大患此法似亦可用也

古有居喪廢業之說業卽簞業之業謂樂器也卽三年不

爲禮樂而已若訓爲恆業之業則士大夫之有恆產者或不必與聞外事而農工商賈八口之家資以爲活或居父喪而母在或居母喪而父在或居父母喪而祖父母在一廢業而仰事俯育何所資乎君子居喪惟不與燕會不作詩歌足矣昔孟子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卽反於齊且不改其欲行道之志廢業云乎哉

今人居喪三年不吟詩是矣乃或以填詞代之又或以四六文代之引宮刻商儷紅妃綠與吟詩何別乎

禮有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之文此古語不必拘

也果爾則家庭之際日用之儀但閉口而相示以意乎家庭不如是而對客作此態不相率而爲僞乎

曾子問載孔子之言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解者謂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似也然曾子執母喪而哭子游又何說焉若謂哭他人卽爲忘己之親不知親在殯而值妻子之喪哭乎不哭乎談禮至此去天理人情遠矣故呂新吾疑爲非孔子之言也

喪燕非禮也然亦有不可已者殺於常燕之席可矣今有主儉者以素饌易之謂託始於前明邱文莊則轉失之素

食喪家事也小功總麻之親既殯飲酒食肉况無服之賓
爲設素食可乎

今稱人居喪爲讀禮蓋古者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良
由二禮繁重苟非平日從師講肄復又習於臨時必不能
按其節而合乎度汪鈍翁嘗譏閭百詩謂有親在堂不宜
用喪禮相往復疑於左氏所云豫凶事者徐健菴亦無以
折之還以詰閭閻曰果如汪言則孔子命伯魚學禮凶禮
次居第二未聞舉其二而輟不學也且嘗徵諸經傳如雜
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卽曾子次子也

又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子張沒於孔子後不待言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如曾子問所云者乎果如汪言則曾氏父子乃聖門逆子而世俗以爲不祥人矣健菴首肯而去按鄭氏釋未葬讀喪禮以爲禮各以其時則似臨時方習之者恐非張子謂禮在平日豈不當學蓋因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又因居喪者觀他書恐似忘哀惟喪祭禮可讀此說最是如鄭說必以喪禮至居喪始讀豈祭禮亦必至既葬始讀非居喪時竟無

須講求乎至汪之譏閻則前人已有的司馬溫公之喪伊
川程子董其事蘇東坡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
熟也又曰大中康安何爲讀喪禮乎正叔不答鄒志完聞
之曰正叔之母先亡獨不可治喪禮乎洛蜀之相攻與汪
閻之不合情正相等不可以爲典要林樾亭云禮有時制
月制日制之文固未嘗諱若臨時始學人子當悲哀摧割
之際且無暇於讀而謂能悉依於禮乎信如其言毋怪乎
顯慶之禮不存國恤而今之士子治禮記者四十七篇刪
其大半無有能通者矣

晉書禮志云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據此知晉時新禮有弟子爲師齊衰三月之服此實準情當理可與心喪三年內外並行

於師友一倫所裨匪淺夫師之所成者大無論矣如淺教
之師暫學之徒受業滿一年者爲之服齊衰三月斯亦甯
厚毋薄之旨也摯虞所議雖至今行吾以爲過矣

程子曰
師不立

服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按儀
禮有朋友麻三字朋友且然况師乎

今人欲爲祖父撰碑誌或其時適無顯達有道者足副其
所求又或其力不足以致之則莫如自爲之爲便東漢魯
峻碑爲其子所述見隸釋蔡中郎爲其祖攜碑見後漢書
注張燕公自爲父碑見唐書顏魯公爲父顏君廟碑見本
集張仲方爲父抗神道碑見白香山集柳子厚自爲父神

道表柳開爲父監察御史墓誌銘均見本集穆員陳子昂
孫逖蘇子美皆自爲父志銘見金石要例田敏自作父墓
碑見宋史儒林傳劉曾自撰高曾以還之誌見宋元憲集
今人所熟知者歐陽公瀧岡阡表而已

古人文字有不宜學者如李習之述其大父事狀題曰皇
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近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
人碑誌每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然南宋以
後始禁止之

錢竹汀

大昕

曰顧亭林以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

諱爲非古按徐季海墓碑其子峴書未題表姪前河南府
參軍張平叔題諱又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未
題通直郎田橡填諱則唐宋時已有之又元至正間温州
路總管陳所學壙誌其子姓所述未題楊維禎填諱則今
人仿而行之未爲不合亭林亦所見未廣耳

古人爲人作誌狀不必求備如胡文定作楊龜山誌不載
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何處之言黃勉齋爲朱文公作行
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外夷之尊敬不足爲
重輕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豈以乃兄

不當在弟子之列耶

楊君謙

循吉

曰後世之文壞於銘墓豈唯壞文復壞史也

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皆謂之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誠忠孝慈烈者無怪乎人之不信真偽相亂史何所徵故曰偽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詣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有行誼文章經術當銘與親戚朋友及其父母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無則書歲月世系而止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

也。否則文章家之劫竊蠹害也。

黃梨洲

宗義

曰：今之爲碑版者，其語多不可信而不可信。

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可信，先自其官爵贈諡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某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某不應，遂掠其資以去。某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閹竊柄，某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某辨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諡文忠，脫空無一事實。

進未陽三 卷一 三
不知文忠之謚誰則爲之且併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僞官
真可笑也潘汝禎建逆闢祠於西湖某已卧病不能起闢
敗遂有言某入祠不拜爲守祠闖人所挺致死以之入奏
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之子孫以其祖父入
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乎人心如是文
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金石萃編載賀蘭氏墓誌銘賀蘭爲唐協律郎斐某之姑
女卽嫁於斐年四十有四卒誌云泊大漸移寢於濟法寺
之方丈蓋攘衰也又云遷殯於鴟鳴埕實陪信行禪師之

塔禮也。攘哀二字不知何所取義。夫以中年宦婦其夫尚存而病則移寢於寺卒則附殯於塔恬不爲怪碑猶謂之禮也。風化之漓如此而玉蘭泉先生第斤斤譏其喪禮之廢何哉。

凡京中大臣之卒於外者有奉 特旨准入城治喪之典係准其入京門歸殯本宅此異數也而內外大小官員亦有推 恩之例 大清會典載康熙二十六年定凡官員卒於官與官員之父母及妻之喪皆許歸殯於家城關人役不得阻抑按今京官由禮部給勘合外官由藩司給護

牌俾沿途得穿城行走本籍得入城治喪此係照例之事
不須題奏乃近人有並非高官輒於訃柬及高脚牌中大
書奉 旨入城治喪者甚可笑也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爲同取其聲相近也
司馬溫公父諱池每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取其義相近
也然禮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
無妨也眉山蘇氏諱序故明允文改序爲引東坡不爲人
作序或改用叙字

閩百詩曰古人叙人家世皆自曾祖起無及高祖者間及

高祖必其人其事足書若空空名諱則斷未之及。歷覽韓歐王介甫以及宋潛溪皆然。或曰此本之元人柳文肅集中亦自曾祖叙起。則元人亦不失此規矩矣。

古人數世次有連身離身二法。連身數之者如後漢書蔡邕傳稱邕高祖之父。勳爲六世祖是也。離身數之者如顏魯公作郭揆神道碑稱五代祖祖高祖澄。韓文公作薛戎墓志銘稱戎高祖德。儒爲四世祖。柳子厚自作其父神道表稱高祖之父。且爲五代祖是也。黃梨洲以數世離身爲是。然史書中二法並用可不拘矣。

古人爲合葬誌銘者篆額只書某官某公不書暨配某氏蓋以陽統陰之義然金石文字中有唐垂拱四年澤王府主簿梁府君並夫人唐氏墓志銘又有大中十二年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而前明王遵巖作陳東莊墓表本朝魏叔子作陽一水墓表亦俱書暨配某氏則是亦可通也

孟瓶菴師曰司馬溫公謂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

之文按碑碣之制五品以上得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圓首勒文於墓前爲神道碑或只書某封某官神道一品二品得用石人石虎羊馬望柱三品四品無石人五品無石虎六品以下無羊馬望柱今士大夫之葬無以金玉寶器殉者人皆知之遵用令式亦不至無益而反有害但貴得同賤者以可示儉而誅廉賤不得同貴則體制所繫鄉俗於墳塋務爲華美並非縉紳而妄書封贈以至石獸等物有品官所不得用者而援例虛銜亦用之相率效尤此則所當禁止耳

李文貞曰畫像之設程子以爲少一根鬚便是他人其言似太固胡邦衡經筵玉音跋云司馬溫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按此義亦偏倘無字蹟之先人又能舍畫像而不寶乎近韓文懿葵作長洲劉龍光墓表叙先生尋親石滌事中一段云先生父無懷公避亂倉卒僅藏其先世畫像篋中自隨先生將到石滌時其母管夫人聞篋中颯颯有聲啓視無有閉則復然一日管夫人見緋衣神一一從篋中出而先生至觀此則祖宗一氣所感畫像其可忽乎哉

梁曜北曰喪大記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此後世奪情所藉口也東漢遂有斷大臣行三年喪者吳孫權立制奔親喪者罪大辟更屬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

朱子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

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典禮卽廢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尙祀於家廟可也

呂新吾曰祭爲吉禮故居喪不祭士大夫之家有同堂期功者代之無可代卽易墨衰行事可也若必廢三年之祭設父母相繼而沒繼之承重而祖沒則廟門可九歲扃而四世不血食矣故君子權之

又曰漢以來儒者一件大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見識
作爲大都不如古人至於風會所宜勢極所變禮義所起
亦自有精於古人處二帝者夏之古也夏者殷之古也殷
者周之古也其實制度文爲三代不相祖述而達者皆以
爲是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真僞今世是非只如祭祀一
節古人席地不便於飲食故尙簠簋籩豆其器皆高今祭
古人用之從其時也子孫祭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
而簠簋籩豆是設可乎古者墓而不墳不可識也故不墓
祭後世父母體魄所藏巍然邱隴今欲舍人子所覩記者

進者陔餘 卷一
而敬數寸之木可乎則墓祭似不可已也諸如此類甚多
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於今舉動必不如此

墓祭以寒食始見於開元之詔其文曰寒食上墓禮經無
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故萬季野疑其起於陳隋之間今
吾鄉歲必兩祭春以清明秋以重陽似更周協

今之考古者輒云古不墓祭憶閱微草堂筆記載益都李
文淵述一事云博山有書生夜行林莽間見貴官坐松下
呼與共語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生因問古稱體魄藏於
野而神依於廟主丈人有家祠何爲在此某公曰子亦泥

於古不墓祭之文乎夫廟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來格以是爲依歸焉耳如神常居於廟常附於主是人神雜處也且有廟有主爲有爵祿者言之耳今一邑中能建廟者萬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能設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億萬貧賤人家其祖妣皆無依之鬼也知鬼神之情狀者莫若聖人明器之禮起於夏后氏使神在主而不在墓則明器當設於廟乃皆瘞之於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於神所不至之地也衛人之祔離之殷禮也晉人之祔合之周禮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

則墓之分合了無所異有何善不善耶禮曰父沒而不忍
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不忍用其栝椹口澤存焉
爾一物之微尙且如此顧以先人體魄視如無物而別植
數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母乃不知類耶按此論
墓祭之義極精或卽出李生潤色歟

紀文達師曰有能視鬼者言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
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不來也凡同族者雖
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
弗敢先也惟於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

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子之祖也此何義歟
余曰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
鍼磁石引鍼不捨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
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遠之心亦
油然而生一身歧爲四肢四肢各歧爲五指是別爲二十
歧矣然二十歧之痛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莫昵近於妻
妾妻妾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兩身而已矣

朱子謂人秉天地之氣而生死則散還於天地無如祭祀
之禮制於聖人遂不得不云子孫一氣相感復聚而受祭

受祭既畢仍散入虛無不識此氣散還以後與元氣渾合
爲一歟抑參雜於元氣之內歟如混合爲一則如衆水歸
海共爲一水不能使江淮河漢復各聚一處也又安能於
中分出某某之氣使各與子孫相通耶如參雜於元氣之
內則如飛塵四散不知析爲幾萬億處如游絲亂飛不知
相去幾萬億里遇子孫享薦乃星星點點條條縷縷復合
爲一於事理毋乃不近耶卽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知又
安能感格安能歆享此氣如有知知於何起當必有心心
於何附當必有身既已有身則仍一鬼矣不過釋氏之鬼

地下潛藏儒者之鬼空中旋轉耳又何以相勝耶

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注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故困學紀聞謂漢以來有瘞錢後里俗皆以紙寓錢而不言起自何代法苑珠林謂起於殷長史洪慶善杜詩辨證謂起於齊東昏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故封演聞見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今自王公至士庶無不用之通鑑載唐王璵爲祠祭使乃以紙錢用之於祠祭習禮者羞之唐書范傳正言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至宋錢鄧公猶不燒楮鏹其實律以檀弓明器之

義則紙錢固未嘗不可邵子春秋祭祀亦焚楮錢伊川程子怪問之曰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用心乎宋思陵神輿就道諫官以爲不宜用紙錢孝宗抵其疏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能不用一錢乎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又後世黃白紙錢之始至說部載冥間用紙錢事甚多大抵生人精神所聚鬼神亦卽向之相沿已久深有合於塗車芻靈之義不可以其類於巫覡祈禱而生疑遂至不誠無物也

隨園詩話云京師故事凡搢紳陪弔於喪家者前輩至則易吉服相見然有易有不易者以來客未必皆前輩陪客未必皆後輩耳余陪弔於座主杜大司馬家聞徐蝶園相公來則滿堂皆吉服蓋滿朝公卿皆其後輩也按京中此儀至今未改先大夫之喪余在京邸受弔紀文達師至衆皆易服此余所親見也外省則陪弔於搢紳家者值大吏至亦然吾鄉葉毅菴先生孟瓶菴師家開弔余亦親見之近日則並無易服之儀亦無人知此故事矣又從前弔喪者冠皆摘纓近日惟夏月用羽纓笠以代緯帽冬月則不

易冠此儀良是蓋喪惟有服者摘纓摺紳無故摘纓本非所宜但易服而不易冠足矣

吾鄉家塾率多供奉文昌竊以爲奉文昌不如奉孔子乃有大書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粘於廳事正中者此則未考也按順治二年祭酒李若琳請易至聖先師孔子神位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至十四年給事中張文光奏言聖至孔子贊美難以形容考之古典魯哀公誅文曰尼父未嘗加一字之褒漢平帝元始元年始加謚曰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乃改謚文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

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始進諡文宣王明初因之嘉
靖九年尊改爲至聖先師孔子以孔子生不爲王沒而王
之於理未安且以文宣之號未足以盡孔子曰至聖則無
所不該曰先師則名正而實稱我朝初定爲大成至聖
文宣先師孔子不過因舊諡而不稱王追王固屬誣聖卽
大成文宣四字亦豈足以盡孔子仍請改書爲至聖先師
孔子神位從之據此則前朝之舊諡不可稱於今日而廟
中之神位亦不宜用於私家謹考乾隆二十三年因致

祭闕里

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廟中今人有敬書此四字懸於家塾以當供奉神牌者則庶乎其宜耳

今吾鄉街巷皆有關帝祠有但呼爲老爺皆未免近褻卽士大夫無不知敬關帝者而尙以當時之舊諡爲稱亦斷不可恭讀乾隆四十一年七月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烈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曾降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威烈朕

復於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
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
以傳信萬古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
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爲忠義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
末其官板並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欽此

今海內皆知尊奉文昌文人學士尤親敬之吾鄉家塾中
無不奉香火者而問以神之源流則多昧昧不可不分別
言之今道流所傳文昌化書以梓潼神當文昌帝君謂爲
周張仲之後身所謂十七世爲士大夫身者謬也明史禮

志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議云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
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京師舊廟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
祭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宜拆毀議上未行按
梓潼神諱惡子生於越雋姚萇至蜀憇梓潼嶺神語萇曰
秦人物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請其氏曰吾張惡子
也萇旣稱帝長安遂立廟梓潼嶺上李義山詩亦載神以
鐵如意贈萇事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白霧中彷彿見列
仗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玉繹蕭遇咸賦詩刊石故蜀人至
今俎豆不絕若今所崇祀之文昌則星象也古祠屬之天

神祠廟徧天下而列在祀典則自我朝嘉慶六年始是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京城地安門外舊有明成化年間所建文昌帝君廟宇久經傾圮碑記尙存特命敬謹重修現已落成規模聿煥朕本日虔申展謁行九叩禮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運福國佑民崇正教闢邪說靈跡最著海內崇奉與關聖帝君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著禮部太常寺將每歲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儀文倣照關帝廟定制欽此今祀文昌者必兼祀魁星家塾中亦然錢竹汀云北斗以

魁爲首故有九魁之稱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
兩兩相比曰三台杜詩君家最近魁三象是也惟顧氏日
知錄謂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似屬傳會天官書奎
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也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竈神紀文達師嘗疑天下
一竈神歟一城一鄉一竈神歟抑一家一竈神歟如天下
一竈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
鄉一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祠今未見何地有專
祠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恆河沙數

天下竈神亦當如恆河沙數此恆河沙數之竈神何人爲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常竈神之閒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也然三代時卽有媚竈之語而世所傳竈神每月晦將人家所行善惡錄奏天曹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此語見感應篇不可不信故人家於五祀不必徧祭而惟祀竈爲最虔我朝自順治八年定制每歲正月祭司戶之神於宮門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竈之神於大內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

祭中霤之神於文樓前西向七月祭司門之神於午
門前西角樓東向十月祭司井之神於大內大庖井前
南向中霤門三祀太常寺掌之戶竈井三祀內務府掌之
而每歲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又自於宮中祀竈以爲常是此禮實達於上下蓋自古
相傳皆以是日爲醉司命之辰而或有行於二十四日者
則不典矣
敬竈篇列竈上所忌數事如敲鍋及焚化字紙搗切薑椒
葱蒜以雞毛獸骨入竈穢柴作食以鞋履衣服烘炙足踏

竈門以刀斧置竈上箒把向竈及對竈歌哭呪罵赤身露體等語皆相傳自古易於遵守敬神之道齊家之宜不但趨吉避凶而已

吾鄉多淫祀凡人家疾病災殃四出祈禱率多荒誕不經惟本里社神及城隍廟神尙爲近理朱文正師云城隍廟祀始見於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張說之祭文張九齡之於洪州李德裕之於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隱麴信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禮記大蜡之水庸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災祈於四

鄜宋災用馬於四鄜鄜庸古字通此城隍之祭肇於伊耆
矣又案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
人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
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此則以人爲
城隍神之據也今各直省城隍皆有新舊替代聞係以龍
虎山張真人文移爲準凡水旱祈福輒有響應此自係聰
明正直保障一方之正神不可不奉敬者也

吾鄉水旱必就城中九仙山觀音殿祈禱甚則必出城三
十里詣鼓山請觀音下山猶杭州之詣天竺皆其應如響

吾鄉人家堂室中亦無不奉觀音者女流持齋諷經尤爲敬信然或塑或畫率用女像而不知此爲觀音之變相也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中述師將詣洛中感觀音之靈異云杖錫出山了焉孤邁恐罹刑憲

時禁僧遊涉

靜念觀音少選

之間有僧歛至皓然白首請與俱行迨至銅街暨於金地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則非女身可知王蘭泉昶跋云夢泉供小山觀音是男像亦白首老人與碑所紀合六朝唐宋名手寫像亦無作婦人者但閨閣崇祀則於女像爲宜既有變相隨人所奉可耳

古夙沙氏初煮海爲鹽遂爲鹽之神安邑縣舊有鹽宗廟
卽祀是神夙又作宿又作質神農時諸侯大庭氏之末世
也見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水經注說文乃今之業鹽者
不聞祀鹽神何耶吾鄉業鹽之家必祀天后而夙沙氏更
在其先竊謂當增祀夙沙氏而以管子配饗可矣

天后廟祀詳見元史祭祀志蓋自宋宣和間官爲致祭廟
號順濟紹興乾道淳熙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加封號第稱
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始封天妃 本朝康熙間
以澎湖之役始 敕建祠湄州 加封天后聖母暨乾隆

二年二十二年五十二年嘉慶五年道光六年累加封
號積至三十二字祀事徧海內而神之靈益著其緣起見
宋潛說友臨安志以宋人言宋事其言必有所承嗣是何
喬遠閩書張燮東西洋考吳任臣十國春秋皆因之雖文
有詳畧而以為莆田林氏女則無異同惟近人全祖望趙
翼疑之趙氏以為水陰類其象維女天妃之名即水神之
本號非實有林氏女其人全氏則立三怪之論肆口詆誣
皆似是而非之說余別有文辨之
今閩閩中所供張仙打彈軸相傳為後蜀孟昶像花蕊夫

人攜入宋宮念其故至常懸於壁一日太祖詰之詭云此蜀中張仙神祀之能令人有子於是傳之人間遂爲祈子之常祀趙甌北獨闢之以爲昶之大汴宋祖親見之花蕊果攜其像宋祖豈不能識別而敢以詭辭對乎攷高青邱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見贈蓋蘇老泉嘗禱之而得二子者因賦詩以謝云道人念我書無傳畫軸捲贈成都仙云昔蘇夫子建之玉局禱甚虔乃生五色兩鳳鷄和鳴上下相聯翩然則此像本起蜀中閨閣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攜以入宮後人以其來

自蜀中轉疑爲孟昶像耳按蘇老泉集謂張仙名遠霄眉
山人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陸放翁答宇文使君問張仙
事自注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災者輒以鐵丸擊散
之又贈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鐵彈仙嗟哉一失五百年
續通攷云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
三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當實用之後老人
再來遂授以度世法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畫張弓挾彈
正其生平事實特未知何以爲祈子之祀或緣禮記高禘
弓鞬之語展轉附會而實以姓名乎

吾鄉婦女必崇祀臨水陳氏夫人所傳靈異事蹟非盡無
因嘗閱十國春秋乃知爲陳守元女弟守元閩人卽以左
道事閩王璘復勸王昶作三清殿於禁中者也有女弟名
靖姑常餉守元於山中遇餒嫗發簞飯飯之遂受祕籙符
篆役使鬼物永福有白蛇爲孽數害郡縣或隱跡宮禁幻
爲人形王璘召靖姑圍驅之斬蛇爲三蛇化三女子潰圍
而出飛入古田井中靖姑圍井三匝乃就擒惠宗卽王璘詔
曰蛇魅行妖術逆天理隱淪後宮誑害百姓靖姑親率神
兵服其餘孽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靖姑爲順懿夫人

食古田三百戶以一子爲舍人靖姑辭食邑不受乃賜宮
女三十六人爲弟子後逃居海上不知所終云云今廟中
有舍人塑像又有三十六宮位號蓋本於此又建寧府志
載浦城徐清叟子婦懷孕十七月舉家憂危一婦人踵門
自言姓陳專醫生產令徐別治有樓之居樓心鑿一穴置
產婦於樓上僕持杖伺樓下旣而產一蛇長丈餘自穴下
遂撲殺之舉家相慶酬以物俱不受但需手帕一方令徐
親書徐清叟贈救產陳氏數字且曰某居福州古田縣某
地出門不見後清叟知福州遣人尋訪所居鄰人云此間

只有陳夫人廟嘗化身救產細視之則所題手帕懸於像前乃爲請於朝加贈封號焉卽靖姑也

說文卜部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徐鍇謂卽書之稽疑今人變作乚字其實今之扶乚當作扶箕因事亦問卜故借用乚以附於古之卜耳陸放翁集中有箕卜詩云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扶持挿筆祝其書俄若有物憑對會不須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書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興闕忽辭去誰能執其祛持箕界竈婢棄筆卧牆隅几席亦已徹狼藉果與

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此與今時扶乩情狀酷肖而人鬼同一愚五字可以發人深省不但人愚鬼亦愚也而今人往往以此引鬼入屋亦不智甚矣

管子中有弟子職一篇朱子特爲之注此小學之大略也

今人卦卦以出而象人量亦不覺其矣
人象同一思正字何以辨人象皆不卧人思象亦思出而
退菴隨筆卷十人象與一思男恭辰補刊
孫儁年侍校

退菴隨筆卷十一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家誠

管子中有弟子職一篇朱子特爲之注此小學之大輅推輪足以補曲禮少儀之闕不可不讀朱子云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又云弟子職所受是極謂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

少便教之尙德不尙力之事矣
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
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
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
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山谷謂淵明此詩想見其
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
愁嘆見於詩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按知子莫若父古名
人但有譽兒之癖必無毀子之言不好紙筆四字卽可概
其生平淵明諸子此後別無表見則此詩所述非盡無因

山谷之言聊資談柄未足以示誠後人也

王僧虔誠子一書最足爲聰明子弟針砭因節錄之書云
知汝以吾不見許欲自悔勵且慨且慰但亟聞斯語未覩
其實聽言觀行冀不復虛耳吾自少至今手不釋卷尙未
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數行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
所說而便盛轉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使不令命汝
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復可言未嘗
看耶論註百氏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未經拂
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昔張衡思俾造

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曹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由己耳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數汝等耳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等者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已無所及欲以前車戒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爾身切己豈復關吾鬼惟愛深

松柏豈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畧叙曾懷

柳玼家訓云凡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皆指之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昔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太公金匱載武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史記鄭當時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畱門者顏之推謂失教之家閭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

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
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
與主無別嗚呼此風甚古今人不講久矣要當大書特書
使甲第豪門家喻而戶曉也

蕭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灌於胸中雖悠悠
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今率膏沐妍皮牢裹癡骨何
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按此數語形容刻
摯統袴子弟稍識字者閱此能無汗顏

余五十八歲以養疴歸田日與翰墨爲緣絕不問營產之

事戚友或以爲言但笑謝之偶讀梁徐勉戒子崧書則適如吾意所欲云也書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矣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福慶臻此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吾雖不敏遵奉斯義不敢墮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令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等事皆拒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耳

顏氏家訓所述連篇累牘皆切中情事可作座右銘余曩輯古格言但節錄簡要之語而未暢其旨也今復詳述之以貽觀者如云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如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患如鼠雀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又云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

則僮僕爲讐敵矣如此則行路者皆得踏其面而蹈其心
誰救之哉 又云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鮮不薰
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
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
僱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離
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
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
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當此之時誠駑材
也有學菽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

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諺曰積財百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又云王子晉言佐饗得嘗佐鬪則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謀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腸楊朱之侶世謂冷腹腹不可冷腸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又云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

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又曰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壞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
以來尤精妙者惟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或多罹災
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
源也 又云近世嫁娶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
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婿在門傲婦擅室貪
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王濟之

鑿

震澤長語古人多務厚葬今人自棺槨衣衾之

外雖富貴之家一物不以殉此其過古人也

說部中載前代費狀元宏與同年弈棋角勝批其頰同年
不悅事聞於封君卽寫書一封並封竹板一塊命其踵門
領責謝罪公持父書與竹板登同年之堂同年不出公自
扑三次同年詢知其故急趨出相抱大哭公曰罪在我兄
何哭焉同年曰君尙有父督責我求責我之父何可得也
復大慟相好如初云憶幼聞先大父之言凡屬孤子聞此
語而不下淚者其人必無心肝

楊文公

億

曰童稚之學不止課其記誦必先養其良知良

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卽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之以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子路負米叔敖陰德黃香扇
枕陸續懷橘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理久久成熟庶德性
若自然耳

東漢陳氏太邱長實實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於

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之語曰公

慙卿卿慙長北史斛律金命子孫會射嘆曰光羨金二子名用

弓不如我諸孫又不及光羨世衰矣吾鄉葉文忠公向高

嘗言吾先世爲農夫本無心貴顯今貴顯矣而自顧生平

不及父祖遠甚今子孫又不逮吾悠悠來世蓋不可知每

誦此等語爲之惕然也

河間民何大金者白日遇鬼曰汝勿怖我汝之曾祖也細詢家事忽喜忽悲臨行囑之曰鬼自伺放焰口求食外別無他事惟子孫念念不能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問或偶聞子孫熾盛輒躍然以喜者數日羣鬼皆來賀偶聞子孫零替亦悄然以悲者數日羣鬼皆來唁較生人之望子孫殆切十倍也紀文達師曰先姚安公嘗言大金蠢然一物必不能僞造斯語聞之使人追遠之心油然而動余謂聞斯語者亦能使人顯揚之志勃然而生似此

等說部之書實可有益於人凡教子弟者類以此等事蹟爲言人未有不樂聞者久而灌注於心胸之間則受益豈淺鮮哉

陳白沙曰人家成立子弟亦不可無才里中有以彈絲爲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既可鄙矣傳於其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生理人賤之恥與爲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爲元惡大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厚業以取重於時其所挾者率時所不售而又自賤焉何得諉之於命哉

呂新吾曰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
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又云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
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
人慢又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
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
故哉

又曰家法所係最重也儻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
有不艷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
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

法之所囿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又曰格親之功惟和爲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其次莫如敬慎而今人以涼薄之色情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能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不免愠見或有生疑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至不祥豈得謂父母之不慈哉

王淑士曰佛家以人生現前產業爲五家所共五家者一

曰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苦作
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常爲此五家負之而趨故曰
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有共之者況得之橫求者哉暴
富起家者可以深長思矣

胡文定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有些不足便是好人
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吉人遺鐸云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
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愚謂奢嗇不妨各隨其性而
興衰則專視承家之人尸子發蒙云

羣書治要所引

家人子姓和

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和與力二字甚有味卽諺所云兄弟同心土變金也

昔賢嘗言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爲三不虧寧虧富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於無事之時不虧人於急難何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子或蠢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姦人撥置所鬻之值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著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宦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

爲宦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
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
世之鄰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而就中惟欺
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買產爲子孫長久
計者宜致審於斯

許魯齋

衡

言爲學者治生最先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

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
故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
至於如此者以成都樂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錢竹汀

大所亦云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

而却非禮之饋此亦時流之藥石也

陳履祥

光庭

曰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畧過子以爲此處不

理非經濟實學也貨殖傳吾愛其二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周恤非計也嘗爲說曰富貴人如老蠶作繭貧賤人如乳燕待哺均爲豪傑所恥

梁谿漫錄載何道夫

耕

之語曰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

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粗足衣食便思及人此等想頭便是聖賢根器

至正直記述沈教授

圭

之言曰婦人以不嫁爲節不若嫁

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

沈云聞諸

傳

雖爲下等人說法然却是救時名論

吳康齋

弼

曰韓魏公嘗言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

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

如校之則自小矣然宋稗彙抄載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

故里有鄉人醉而恚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

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

稍有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

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大辟也按韓公所言自可
遵守呂公所言則更深遠一層卽聖人以直報怨之義而
用意更精然而知此者鮮矣

孟瓶菴師曰荀子云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不肖而
不敬則是狎虎也漢書張霸云人生一世當畏敬於人若
不善加己直爲受之此語俱可爲保身遠害之準

高忠憲公家訓云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
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
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

進者險全 卷一 三
不測之變多由於此 又云捉人打人最是險事未必便
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
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
自有公論何苦自陷危險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
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顧涇陽曰吳康齋每言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覽之惕然
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
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
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

沈龍江嘗言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常有之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爲人可知矣

余最愛晚唐詩僧寒山句云我見瞞人漢如藍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我見被人瞞一似園中韭日日被刀傷天生還自有此卽喫虧之說也吾鄉林文安公瀚臨終時子孫請遺令公曰學喫虧而已三代五尙書家門鼎盛有以哉

呂榮公嘗言恩怨分明此非有道者之言是也怨固不可

分明恩上亦不必分明如人有恩於我分數到那裏我報他亦止到那裏便是無情如我有恩於人亦論分數責報豈不大差且使有恩於我者却非好人我必說出要報他倘我有權勢他竟倚以作威虐將若之何此皆分明二字之弊也

薛文清

瑄

曰鄭端簡家法甚嚴遺訓倡優不許入門違者

以不孝論屏諸家譜之外孫簡肅家誠亦嚴諸子析箸後每夕各出盤蔬榼酒共飲之飲罷必分題賦詩以爲兄弟日親則妻妾之言不得而間蓋各具苦心者矣

韓澗泉

澗

日記云晁子止言常者處家之道惟至誠者能之嚴者治家之法不溺於愛者能之若己媚嫉賢能而欲妻不妒持祿嗜進而欲子不貪難矣司馬防諸子雖冠不命坐不敢坐不問不敢言庶幾乎威如也會子不欺其子懼教之不信庶幾乎有孚也

今世所傳家訓自黎明卽起至庶乎近焉凡五百一十字語皆質實可守末段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二語尤爲簡要此國初朱用純所作或誤以爲朱文公且混入本集者也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前明貢生殉節

死用純痛之取王裒攀柏事自號柏廬其學以主敬爲程
著有愧訥集臨終顧其徒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
之語亦精諦

居家妙訣無過一忍字所謂百忍堂中有太和也古人格

言如杜牧之詩忍過事堪喜

呂居仁官箴
引誤作杜詩

司空表聖詩忍

事敵災星皆是渡世慈航陳白沙有忍字讚云七情之發
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
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
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鶴林玉露云居家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袁君載

采

世範云一家中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

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侯朝宗

方域

曰有言萬孝子割股愈其母之疾者或曰是

宜旌或曰否著在會典按全州孝子唐儼割其右臂肉啖
父事與此相類姚太史涑論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滅絕
蠹政妨義不可以訓後世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
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
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哉昔者
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
死且爲之而況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
身不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滅絕之罪加之乎推此義也

如唐生者固君子所許也嗚呼姚氏之論至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大理寺少卿劉天成上言請嚴禁浮費其中一段云臣每見民間冠昏喪祭爭相誇鬪不惜輾轉稱貸至營造華屋絢耀衣冠以及歲時伏臘觴酒豆肉並一切器具務求豐美更有好爲淫祀求神賽願祈福禳災兼以縱容婦女入寺燒香設齋拜會至於大小生日動輒延賓三朝彌月競相趨賀茶坊酒肆引類沈酣古寺荒祠呼羣聚賭不經之費難以枚舉至京師爲萬國衣冠之會屬在縉紳自應章身有度乃至優人隸卒僭肆豪華

胥吏工商妄誇錦繡園館茶樓一日動耗數日之需浪子
酒徒一人每兼數人之用甚至齊民婦女珠翠盈頭奴婢
綾羅徧體緞履朝鞞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隸愚賤
之身此其種種奢侈迥出常經試思造物生財祇有此數
既不能食時用禮量入爲出勢必漸消漸竭或流入匪徒
作奸犯科伊於胡底云云所言皆切中時弊竊謂轉移風
化必自士大夫始矣

董文恪

邦達

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以致

不祥然歷歷驗之過奢之罰則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

罰則貴者輕而富者重蓋富而過奢耗已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己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而機械多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己者必損人凡事皆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矣

史記貨殖傳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今人之嗜博者豈爲此言所誤乎若但以爲行樂之事則讀抱樸子之書亦可以廢然返也抱樸子自叙云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

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
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此言博之
流弊可謂深切東坡集記相國寺道人戲語云都下有道
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云賭錢不輸方有博徒
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蓋諳本朝典
故者按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詔犯蒲博者斬元史世祖
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顧亭林謂刑
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也

清波雜誌載唐杜暹家藏書每卷後自題云清俸買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按以鬻爲不孝
可也以借爲不孝則褊矣蜀志載許慈與胡潛並爲博士
更相克伐謗讒忿爭書籍有無不相通借遂以矜已妒彼
見譏於世南史載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來
從假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又載劉峻苦
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北史載裴漢借異書躬自
錄本蘇東坡與秦太虛書稱歧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
隨行喜借人看蓋推己之有餘益人之不足則借書亦斷
不可已之事而其功似更大於通財惟在擇其人而借之

不令有污損遺失斯可矣近吾鄉有藏書家臨沒之前親封書櫃各題杜暹語於上以戒其後人而其行狀中亦遂盛述此事若轉以爲美談者豈非褊乎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黥汚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此則借書者所宜知也

蘇氏志補蘇與賈晉並爲書士

錢竹汀曰魏華父言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慶

自唐僖宗時爲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於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秘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

尤氏遂初堂書寶
慶初亦厄於火

梁曜北云宇文虛中爲人媒孽指家藏

圖書爲反具罪至族高士談圖書尤多亦見殺士大夫家

多藏圖籍固是美事然聚書之禍不可不知此等故實凡
藏書家皆不可不正告之庶巧偷豪奪貪多不已之心亦
藉以少戢乎

北史后妃傳齊文宣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爲俗
弄女婿法戲文宣案馬氏意林載風俗通汝南張妙會杜
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氏捶二十又懸足指遂致
死酉陽雜俎亦云北朝婚禮以杖打婿爲戲樂至有大委
頓者然此猶戲婿也抱樸子疾謬云俗間有戲婦之法於
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

忍論又云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攜手連袂以邀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墻穿隙有似抄劫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夫君子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民間行之日久莫知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

梁曜北曰僧尼喫素宜然也婦女喫素無識也乃士大夫效之欲作顧歡周彥倫一流人真不可解按佛所居地蔬

菜不生故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爲我殺不聞
爲我殺不疑爲我殺復益之以二自死鳥殘號五淨肉又
言淨肉除人蛇象馬驢駒獅子狐猪獼猴十種是佛亦未
嘗喫素也昔東魏檄蕭梁文有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
競盈曾謬治清淨正中今人喫素之病吾輩惟不恣殺生
隨時撙節可矣憶亡友鄭六亭兼才言戒殺放生惟出家
無父母宗廟者行之吾儒則有遠庖廚無故不殺七字可
守可謂切實至當之言

謝在杭

肇制

曰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

置勿論但生動遊戲一旦斃之鼎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
花草者偶被摧折猶懊惱竟日况血氣之倫乎但處世許
多交際力未能斷且食肉已久性有不堪惟當禁其大者
如牛所不必言羊豕雞鴨之屬因祭祀宴饗市之可也自
奉則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耳

紀文達師嘗言戴遂堂見一巨公四月八日在佛寺禮懺
放生週一游僧合掌曰公至此何事曰作好事問何爲今
日作好事曰佛誕日也問佛誕日乃作好事餘三百五十
九日皆不作好事乎公今日放生是眼見功德不知歲歲

庖廚之所殺足當此數乎巨公猝不知對知客僧叱之曰
貴人護法三寶增光窮和尚何敢妄語游僧且行且笑曰
紫衣和尚不語故窮和尚不得不語也掉臂竟出一老僧
竊嘆曰此闍黎大不曉事然在我法中自是突聞獅子吼
矣昔五臺僧明玉曰心心念佛則惡意不生非日念數聲
卽爲功德也日日持齋則殺業永除非月持數日卽爲功
德也燔炙肥甘晨昏饜飫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肉謂之
善人然則苞苴公行簞簋不飭而月限某日某日不受錢
謂之廉吏乎與此游僧之言若相印合李杏浦總憲則曰

此爲彼教言之耳士大夫終身茹素勢必不行得數日持齋則此數日可減殺得數人持齋則此數人可減殺不愈於全不持乎是則見智見仁各明一義矣

家訓比不得講學若日以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喧聒不休未有不格格難入者且須與之提醒格言且須與之暢談因果紀文達師嘗言潁州有老儒林生偶與客談因果事林生曰聖賢之爲善皆無所爲而爲者也有所爲而爲其事雖合天理其心已純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說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

然用以律己則可用以律人則不可用以律君子猶可用以律天下人則斷不可聖人之立教欲人爲善而已其不能爲者則誘掖以成之不肯爲者則驅策以迫之於是乎刑賞生焉能因慕賞而爲善聖人但與其善必不責其爲求賞而然也能因畏刑而爲善聖人亦與其善必不責其爲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賞使之循天理而又責慕賞畏刑之爲人欲是不激勸於刑賞謂之不善激勸於刑賞又謂之不善人且無所措手足矣况慕賞避刑旣謂之人欲而又激勸以刑賞人且謂聖人實以人欲導民矣蓋天下上

智少而凡民多故聖人之刑賞爲中人以下設教佛氏之因果亦爲中人以下說法儒釋之宗旨雖殊至其教人爲善則意歸一轍先生執董子謀利計功之說以駁佛氏之因果將併聖人之刑賞而駁之乎先生徒見緇流誘人布施謂之行善謂可得福見愚民持齋燒香謂之行善謂可得福不如是者謂之不行善謂必獲罪遂謂佛氏因果適以惑衆而不知佛氏所謂善惡與儒無異所謂善惡之報亦與儒無異也林生意不謂然而無以折之又曰族祖雷陽公言有遇冥吏者問曰命皆前定乎曰然然特窮通壽

天之數若唐小說所稱預知食料乃術士射覆法耳如人
人瑣記此等事雖大地爲架不能度此簿籍矣又問定數
可移乎曰可大善則移大惡則移問孰定之孰移之曰其
人自定自移鬼神無權也問果報何有驗有不驗曰人世
善惡論一生禍福亦論一生冥司則善惡兼前生禍福兼
後生故若或爽也問果報何以不同曰此皆各因其本命
以人事譬之同一遷官尙書遷一級則宰相典史遷一級
不過主簿耳同一鑄秩有加級者抵無加級則竟鑄矣故
事同而報或異問何不使人先知曰勢不可也先知之則

人事息諸葛武侯爲多事唐六臣爲知命矣問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之則恃無鬼神而人心肆曖昧難知之處將無不爲矣先姚安公嘗曰此或雷陽所論託諸冥吏也然揆之以理不過如斯

周櫟園書影中載其先代坦然先生觀宅吉祥相四十則妨嫌於微杜禍於漸外施家政內端女範長幼式訓上下咸宜自謂有益於世道人心不虛也今備錄於左云案頭

無淫書

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

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却壞心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畧一回想豈不可

懼 架上無齊整書

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

座上有

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桌椅門下有祖

父遺畱龐眉皓首老僕

如此方稱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漆氣

婦女不垂簾觀

劇

粉氣髮香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客擊節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

迴光其後 婦女不識字

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故甯可使人稱其無

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媚妓之前豈不可恥

老妾孀

婦不變作尼姑

其醜倍於改適

不呼優人同坐

宴客用優人但當呼之別院登場賜

坐或尚在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即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

被在行三字誤却多少

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并足代為擊板

擊板接曲去
優人幾希

外無狡童內無老婢

無狡童不惟省己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禁錮

老婢二十以外尚不為之擇配尤傷陰騭

不教婢子演劇

此亦好人家兒女也安忍其出醜裝牌榜

防閑尤難

紙牌不入手中

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然為之不恥予曰宜與儻宜革匠宜

不識字人宜四達衢中凡桌上即令此中有千變萬化神妙不測狀一思手持者何物豈不愧殺總之人不耐獨坐

不肯習靜弈碁變為馬弔風日下矣與其馬弔甯弈

不解新令不為酒糾

士人相聚頗有可談

何至效青布商傭吩咐盈坐甯受百罰毋淪惡趣予眼見以此嫌疑者不少

肯習醫卜

但能究心心自

入細其子弟能畱心於此便知他日不淪於下流饑寒

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

此

一事便是與人為善持齋總是戒殺我不持齋彼能信心何苦必破其戒然專靠持齋免禍祈福亦謬

僕從

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

即貧友疎親亦與主人同列何至與奴僕為伍此風倡自饑片主人

得意時承奉奴僕惟恐少失其意迨失勢之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受禍往往由此凌晨客至僕

從己拱立候命至人已盥沐相迎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姦盜

詐譎可知甚矣僕從各隨其姓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其姓使人不昧其宗祖即

後亦不致亂吾支派防微杜漸古人有深意存其間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

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塗皆側立讓行此雖細事然主人忠厚不忠厚奴僕

生事不生事不奴隸疎族窮親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為贍養亦盛德事視同奴隸令

供奔走大不學蘇意輕嘴薄舌不離幫閑喫茶燒香總屬狺獍耳口角無闐門

事言之鑿鑿如曾目觀鬼神在旁何不說得畧活動些子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先輩

云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終身之福切須念之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頭存

於心則能體而行之矣目中口頭已有二三分受用處

凡夢俱可告人

夢中所做所為常有不能

告人者充至於凡夢皆可以告人云道不遠矣古人

十二

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內戶

不可以小

肯爲人

宛轉寄家信

不浮沈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陽事以此類推凡事肯爲人方便可知矣

能明佛理却不爲邪說所誘

白蓮無爲等教其初皆信心從佛者先儒云精者不越吾

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易矣不明佛理與老嫗瞎磕頭盲燒香者何異

肯周濟貧親

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却不作佛事不修建庵觀

此總

一佛寺宇已多何必更建近日私建私度甚多將來必有一僧難存是庵皆毀之慮留心佛法者不可不知

肯

爲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

眼前事報應顯明易見不必說活閻

王過陰人諸事反增人不信心卽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格每日能體認

所行善惡肯看感應篇肯畧畧體認功過格不書館中小

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前輩無不讀小註近日反目讀者

不明小註始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虞次亦免場中出醜東問西問不以病試醫

肯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

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數種藥常常施人尤善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在坐者間

外則以爲恥矣待失意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語須受

體驗此等事最傷人心亦令人容易勘破你勢利心賜人賀分卽一筆一絲無微不畱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爲當

處須知其從當賣而來不磨祖父圖早刻作己名以此類推凡有贈

事無改可知

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章

亦孝子亦韻人如此則能爲祖父報德可

知不戲謔父執貧友

既知其爲父執又輕之爲貧人且有戲謔之不如己友者孝子慈孫必不

是如內聲不聞於外

言勿論矣

坐定不問新聞

省却無限葛藤

司閤人回

卑幼貧賤親串惟恐傷其意

司閤人能如此不知費主人如許苦心矣

卷十一

三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學成貧艱與自耕恐論其意

貴室人敢補書必矣生君則同州人誰敢此不成

內聲不聞候快

坐臥不聞燕聞

同聞入回

不遺棄父持貧文

不取与夫書法于慈濟必不

退菴隨筆卷十一

其教字

男恭辰補刊 孫儔年侍校